

清代历史资料丛刊

夢蕉亭雜記

陈夔龙 著



影 印 说 明

本书作者陈夔龙（「庸庵居士」是他的别号），曾于光绪、宣统两朝任漕运总督、河南巡抚、江苏巡抚、四川总督、直隶总督等。书中所记都是他服官期间的见闻，很多还是他亲身参与的，如义和团运动失败后，辛丑和约的谈判等。冯煦的序文称本书「于光宣两朝朝章国故与其治乱兴衰之数言之綦详」。本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现据一九二五年刻本影印。

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

夢蕉亭雜記序

庸庵尙書同年著夢蕉亭雜記成。出以示子。且屬爲之序。授而讀之。其體與歐陽公歸田錄。蘇頴濱龍川略志。邵伯溫聞見前錄爲近。於光宣兩朝朝章國故。與其治亂興衰之數。言之綦詳。蓋公之尹京兆也。際拳禍熾。入國聯師入犯。國勢岌岌若累卵。公參與和議。周旋李榮兩文忠間。應機立斷。幹運無形。其外除也。督漕淮表。撫汴若蘇。旣督兩湖。督直隸。皆號爲天下重鎮。當之者。回皇周章。無所措手足。苟焉以濟其欲者。無論矣。負宙合之望。挾其亢厲。不可一世者。揮斥無度。招傾險浮薄之

徒袒西鉏中。先風氣而逆之。卒之鹵莽滅裂。一發而不可收。不旋踵而禍人國。公學養既醇。廉靜而寡欲。不急功。不近名。而於人才之臧否。事會之緩急。皆深維而切究。虛中以應之。故所至蒙其休。辛亥之變。疾舉川決。海內騷然。而公坐鎮畿輔。匕鬯不驚。遜位詔下之前數日。始引疾以去。終始一節。世尤高之。觀於是編。宅心和厚。持論平恕。不谿刻以刺時。不阿諛以徇物。其事變所經。紀載翔實。足備論世者之參稽。謂爲公之政書可。謂爲國之史稿亦可。而以甲子之變。潛龍在野爲終篇。其拳拳忠盡之忱。天日可鑒。尤有不忍卒讀者。予垂盡

通臣。泚翰簡首。益不禁孤憤填膺。悄焉欲絕已。乙丑立
夏日。馮煦時年八十有三。

夢蕉亭雜記卷二

庸庵居士撰

蟲聲四壁。皓月在天。庸庵居士與兒輩納涼於夢蕉亭。花陰深處。默數年華。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。後此之歲月如何。天公主之。誠不敢自料。而前此一生之經歷。暨耳所聞。目所見。雖無可述。亦有足資記憶者。爰成隨筆若干條。命兒子昌豫錄之。名曰夢蕉亭雜記。時宣統三年後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。

余生平百無一長。所堪自信者。律身惟一儉字。治事惟一勤字。待人惟一恕字。克勤克儉。大禹所以傳心。恕字

終身可行。又吾夫子自勗。並以勗弟子者。聖賢功業。非所敢期。但得其緒餘。亦可以飭躬行而經世變。小子識之。

自惟由少而壯。由壯而老。無日不在怵惕。惟厲中甫。屆八齡。嚴親見背。煢煢在疚。惟孀母是依。是爲余孤苦時代。弱冠幸登賢書。南宮累次報罷。幸而獲售。已近中年。埋首郎潛。又十餘載。自分馮唐白首。巷遇無期。是爲余沈滯時代。厥後遭際時會。擢授京尹。督漕一稔。遂撫汴吳。未綰蜀符。旋移湖廣。今上初元。復拜北洋之命。不知者羣詫官符如火。實則受恩愈重。報稱愈難。夫

變每生於不測。而禍旋中於所忽。積薪厝火。豈敢謂安。是爲余憂患時代。國變以來。僑居滬濱。鄉關萬里。欲歸不得。末疾糾纏。已逾十載。桐悲半死。楊豈生稊。是爲余衰病時代。自茲以往。未之或知。佛法談過去身與未來身。究不若現在身迹象可尋。非同嚮壁虛造也。

辛丑。簡任漕督。移撫汴吳。升督湖廣。遂領北洋。前後十年。時抱慄慄之懼。而不願居赫赫之名。所可以自慰者。厥有三端。一。不聯絡新學家。二。不敷衍留學生。三。不延納假名士。衙齋以內。案無積牘。門少雜賓。幕府清秋。依然書生本色。連圻僚友。有譏余太舊者。有笑余徒自苦。

者。甚有爲以上諸流人作介紹者。均一笑置之。甯守吾素而已。

人生科名爲一事。祿位又爲一事。余年十九捷賢書。業

師譚紫垣先生。

諱元奎道光甲午舉人

精子平術。謂余乙年旣中

乙科。丙年必中甲科。連捷可卜。詎丙子會試。榜發薦而

未中。沈淪十載。至丙戌歲。仍逢丙。始克釋褐。當殿試之

前。李苾園少詹。

後官禮部尙書

約集同鄉諸同年。於寓齋習書。

大卷雖不能工。較諸君子未敢多讓。詎傳臚日。趙仲瑩

同年居然大魁。苾園之從弟小洲同年。

名端

家松珊兄。

均列二甲入翰苑。而余以一字之誤。竟置三甲。以主事

用籤分兵部。京師習慣。以吏戶二部爲優選。刑部雖膺補缺尙易。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。以冀捷獲。惟禮兵二部爲最苦。禮部尙無他途雜進。依然書生本色。最次莫如兵部。員司以常年測之。非二十年不能補缺。苾園少詹深惜余不入詞館。又以戎曹無可展布。歎余有才不遇。良朋知己。迄今銘感。詎事出意料之外。甫十年。余已補缺。又五年。遂升京兆。持節漕河。匪特同鄉趙李諸君。望塵不及。卽丙戌一榜同年。置身青雲。亦未有如余之早者。然余仕途升階。仍係拾級以進。初無躡等之獲。捷徑之干。此無他。時會不值。則一第如登天之難。遭際

適逢則八座如拾芥之易。其中殆有天焉。非人世恒情所能揣測者也。

京官得缺。早遲均有定數。丙申年五月。隨榮文忠公

爲時

兵部赴津查辦事件。公餘茗話。公問余年幾何。補缺約

計何時。余對曰。行年已四十。到部亦十年。敘補名次第八。卽每年出缺一次。亦須八年始能敘補。恐此生以馮唐老矣。公云。觀君骨相氣色。五年內必有非常之遇。而部中補缺例。須計俸。未可躁進。相與吁嘆久之。詎五月杪。事竣還京。司吏來告。余名已列第三。迨至七月杪。竟列第一。八月缺出。居然頂補。緣同曹諸友。此數月中。有

丁艱病故者。有請假告養者。並有改官外省者。紛紛離部。不啻爲我前驅。甯非奇事。詎不一月。又有缺出。各堂以余升補。爲他友巧於營謀。以勢力攫取去。余姑讓之。厥後某友一颿風送。洊升蘇藩。而余適由汴州調撫江蘇。轉臨其上。某友來謁。追維往事。頗有慚色。余則下車一揖。傾蓋如常。前塵昔夢。久已忘之矣。

吾鄉丁文誠公寶楨督蜀時。唐鄂生中丞炯以道員在川候補。一見待以國士。倚任極專。薛雲階尙書允升時。升任成縣道。未履本任。改署建昌。尙書不悅。且疑中丞甚之。不數年間。中丞超擢雲南布政。洊升巡撫。尙書亦

入爲刑部侍郎。甲申法越之役。中丞防邊失利。拿交刑部治罪。部定斬監後。秋後處決。合肥李文忠。湘陰左文襄暨文誠公。均密保人才可惜。請旨棄瑕錄用。不報。丙戌冬至前二日勾決。屆期同鄉親友預爲中丞備辦身後各事。是日天未黎明。余往行刑處與中丞訣。深慮天威不測也。時張文達公之萬爲刑部尙書。薛爲左侍郎。仁和許恭愼公庚身爲右侍郎。恭愼現官軍機大臣。定例每逢勾決。由右侍郎監刑。恭愼馳往菜市口候旨。中丞蒙恩免勾。發往雲南。交岑制軍毓英差遣。尙在菜市口蓆棚靜候發落。比時部中司員以事非恆。

有無舊例可尋。竟乏辦法。恭愼謂左堂係刑部老司員出身。必諳例案。所居老牆根。又與菜市相近。囑往請示。尙書亦依違其間。故作不解。所司不得要領。回白恭愼。姑令帶回刑部。再作區處。中丞驚魂甫定。久識獄吏之尊。祇有隨從到部。詎至獄門。提牢廳不肯收受。謂係加恩發遣之員。豈能再行入獄。而此外無棲身處。中丞在獄已二年餘。獄中房間頗精潔。堅欲進內居住。紛紛擾擾。日已將夕。所司各員。由丙夜將事。至於日昃。疲憊不堪。均不顧而去。卒徇中丞請。暫宿獄內。刑部司員辦事。鹵莽至於如此。翼日。余到兵部。忽見刑部差役持公文。

解送中丞來署聽候發遣。余商之所司諸友作何處置。僉云軍流等犯。例由兵部發遣。中丞係交滇督差委。並無罪名。兵部不能過問。余本此意。曉諭刑部差役。令持原文回部銷差。並伴送中丞回其世兄住宅。中丞謂薛雲階爲刑部老吏。此事一定。手續彼豈不知。乃故作癡聾。任所屬司員作弄。使我難堪。渠不過挾前在蜀中未經到任之嫌。以爲是我作祟。其實彼缺爲丁道士彬占據。與我何干。言極悻悻。厥後由刑部六堂具一公函。交中丞賁往滇省投遞。中丞行至中途。奉旨賞巡撫銜。督辦雲南全省礦務。持節入滇。前項公函大可付之洪

喬已。

京師爲官產地。王侯第宅。文武衣冠。足爲軟紅增色。第
有三種人。不易挾洽。余敬而遠之。一曰翰林院敝貂。一
著目中無人。是謂自命太高。二曰都察院風聞言事。假
公濟私。是謂出言太易。三曰刑部秋審處司員滿口例
案。刺刺不休。是謂自信太深。姑以刑部論。猶憶大凌河
馬廠舞弊一案。上駟院員司受賄。經言官參奏。旨交
刑部嚴審。該部以案情重大。請派大臣會訊。奉派兵部
尙書榮祿。工部尙書許應騷。會同刑部審訊。文忠公派
余與濮君子潼。裕君厚筠。庵師派端君方何。君乃瑩丁。